河東鹽政彙纂

河東鹽政彙纂卷之五目

河東鹽政彙纂卷之五

河東都轉運鹽使襄平蘇昌臣編輯

引目

河東運司所轄每年定額行鹽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三引每引一道配鹽二百斤內計解池商人於三省行鹽之引三十三萬二千二十道零五十八斤更名食鹽變價之引一千一百七十道一百四十四斤陝西西安府屬加增之引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道山西太汾遼沁四屬舊額新增并石樓改歸之引四萬三千九百

八十五道陝西鳳翔所屬行引一萬六千三百道也以上各引名目有殊引式無異每歲臺員奉差赴部領帶以行到任之後按額給商各照定例納課行鹽其引每道例價紙硃價銀三釐隨課收納差吏解部待至商販行鹽已畢引無所用名爲退引呈繳督銷州縣按季繳院院發運庫依期解部核銷以完考成之額

引之爲言導也導鹽以行者也入出鄉而無引謂之亡命鹽出場而無引謂之私鹽法俱得而收執之每引一道定制配鹽二百斤按之以輸課驗之以出場

憑之以運賣無不以二百斤爲率不獨無引之鹽受法即有引而斤涉多寡法與販私同科所以絕影射之奸也引之於鹽綦重矣哉乃鹽引之名雖顯於宋熙寧間而其制則於天聖時已立矣即宋史所稱從太常博士范祥之議舊禁鹽池一切通商令入實錢授以券發即池驗券按數而出任其轉售要務也者即導鹽之契符也但河東歲額各代增減不同蓋以鹽滋民食宋元之幅員戶口既與明殊我
朝之行銷改撥亦與明異比而同之豈得云愛民恤商

理財之溠道乎。乃今額引之內。各有名目之不同者
抑又何歟。須有鹽雖同。而科徵之源不同者。如同是
池商實行之引。現共三十五萬七千五十八道有零
而內有更名變價之引。一千一百七十餘道。乃明時
藩封官吏之食鹽也。我
朝則更去藩封之名。變價以充正賦。又有西安加增之
引二萬二千九百六十七道者。係康熙十九年間於
舊額之外議加以益正賦者也。此皆以辦商行銷鮮
池之鹽也。有因引雖同而所行之鹽不同者。如山西

太汾遼沁所屬行者土鹽而銷河東之引四萬三千九百八十五道是名鹽稅又如陜西鳳翔府屬所行花馬小池之鹽而銷河東之引一萬六千三百道是爲鳳課此指引隸河東而鹽實非觧池之所產也然則引式既一而名目有殊倘奸人藉引玩法或越境混冒或影射照私又將何以別之歟盖觧池商引則有認地行鹽之扒記在矣扒記之制顯刻某省某州縣發賣官鹽字樣上刊官押以別眞僞配鹽之日商頭在局按引搭定使本商運向所認之地行銷若鹽

稅鳳課之引請院差吏檄發督徵衙門俵散經徵州縣行鹽徵課以副考成其鹽形色既各有異勢難影射照賣且無扒記更不能混入觧鹽之州縣也至於領引自部紙硃印造償價爲宜歲額領引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三引每引三厘核算該償價銀一千二百五十二兩三錢二分九厘徵收附於課錠扣存運庫年例九月差吏觧赴戶部山東司交納天下鹽引皆由是司執掌臺員於此領帶自應依期完交以便備造下差之引耳各商行鹽既畢竟將退引呈繳

行銷州縣州縣依例截角其文繳院本院繫孔發貯司庫俟夏冬季終按季差賫解部核銷務完一年之引目但引雖按年給發而行鹽之商納課領引種鹽支掣均費月日而行鹽認地遠近懸殊百姓日用亦必源源赴買不能年引年銷例許二三年之引先後通融湊足一差之額以副考成在商則可緩賣以沃其本在官不受嚴督無憂缺額

朝廷之愛恤商民誠無往而不深厚也已

按

昌臣曰。甚矣鹽之所重在引。而引之所重。尤在扒也。夫猶是引耳。而解鹽之幅員最廣。不有以別之。則三省之越冒影射。何所不可。倘止別以省分。而不顯其住賣之州縣。則一省之幅員。每至數十州縣。其越冒影射。又何從而禁絕之哉。前人曾更省扒。以致長奸縱私。自商衆議復縣扒。鹽政始得與爲。倘繼此仍有議停縣扒者。應非良策。永禁弊竇。洵鐵案也。

考

引票顛末。宋元諸例。去今懸遠。不贅衍。

明洪武時。茶鹽引契、銅版俱是南京戸部收貯每遇

開中。刷印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及所中引鹽

數目。依制盖印。不許洗改。編置底簿。幷流通文簿。給

商。齎赴產鹽處所本處運司。比對相同。派場支鹽。其

刷印引目。運司關領。每鹽二百斤。給引一張。商人照

引行鹽。永樂遷都北京。銅版仍貯南京。正統六年。鑄

換印信。收掌不易。正統七年。戸部請於每年終。令各

運司。將商人齎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造册繳

部查核。弘治二年。行令各商。䝉過引鹽。於行鹽地方

任責畢將引即赴所在官司告繳各運司提舉司每年終以一年辦完鹽課實數造冊差吏奏繳即赴戶科註銷定限次年三月內到部正統間曾令運司每引收商紙一張至關引時類解戶部倒引尋即停止成化間又令徵解商人引紙每引價銀三釐嘉靖間因太汾所屬州縣山路崎嶇商運難至許行土鹽給票收稅每鹽百斤給票一紙聽其轉販於岢嵐保德河曲諸處惟平定代石十州縣地里稍平令行引鹽而商亦不至遂從御史趙廣之議查數州縣戶口食

鹽之數。計戶派鹽。給票收稅。先後增加。共給鹽票。一十一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張。抵作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引。萬曆三十七年。臺臣議稱引票兼行。互相影射。大爲弊竇。宜令行票之地。盡復行引。庶幾頭緒不紊。稽察爲便。部覆報可。百斤納稅之票。停革。唯是河東採鹽之法有二。一爲官丁撈採之鹽。鹽丁撈鹽在場商人納課領引。支鹽發賣。此官鹽之用引者也。一爲商人撈採之鹽。商人自備工本。撈鹽百引。內分七十引於官。照常納課。領引行銷。許存三十引在商。抵作

撈鹽工本。不必納課請引。止給官票照賣。此爲官商之工本鹽。亦用票以運行者。不在停革之例者也。我朝鹽法統歸戶部。領引繳引。俱以山東司爲政。撈採之法仍舊。在太汾遼沁等屬之票雖革。而工本之票仍存。緣州縣行引各有定數。又被工本票鹽。延擠難行。至順治十年。院司議將工本商鹽盡裁。以疏有引官鹽。河東遂無行鹽以票之制矣。運司志

引目增減

明洪武二十年定制每引行鹽二百斤。河東歲辦課鹽

六千八十萬斤合存積常股戶鹽三項共成三十四萬引所謂存積乃現積在場遇有邊儲急用納價放支不拘資次者常股乃常年派數以年例開中納價放支必挨先後者戶鹽則派支各項食鹽所餘並與常股聽商報中者成化二十一年加增額引八萬共爲四十二萬內常股二十九萬四千引存積一十二萬六千引在正德嘉靖累有增加至萬曆六年歲辦引鹽共成六十二萬萬曆十六年將開歸二府改屬長蘆行鹽乃減引一十五萬又減免所增餘鹽五萬

照舊止存額引四十二萬崇禎五年增引一萬二千五百以充兵餉我

朝定鼎蠲革新練餉課除免延安并王府官吏食鹽實行額引四十萬六千七百三十三道順治三年議復官吏食鹽三千二百引爲更名食鹽變價解部仍自順治二年爲始共行額引四十萬九千九百三十有三道順治十三年因兵餉不敷增引一萬十四年侍御焦毓瑞因戶口凋殘未復以量減新加引目上請部議已定經制不允乃有於池商鹽稅鳳課一體均

派之行。十六年。臺臣上官鉝。以引奉新增。民止此數。商鹽難售。請照長蘆加課不加引鹽之例。部行鹽臣酌覆。侍御劉曰義題稱。民少於先。引加於昔。有司欲完考成。以至派累百姓。商人又苦引多鹽壅。工本虧耗。課難按納。紛紛陳控。減引加課。商頗樂從。遂將所增十萬新引減去。應徵課銀。加於舊額引價之中。而河東歲額。仍行四十萬九千九百三十三引耳。康熙八年。侍御葛思泰。言太汾遼沁四屬。丁多引少。以加引裕課入告。蒙

朝廷恐致貧民苦累。下部確議。部以定制已久。額外增加。苦累貧民。議格不行。康熙十七年。戸科余國柱。請定遇閏增課之例。平鹺政以佐軍需。本年閏三月。核加閏引。三萬四千一百六十二道。十九年有閏。照加卒於二十一年。

恩詔停免。康熙十八年。陝西道御史傅廷俊。以商引之歲額有限。竈鹽之歲產無窮。請

勅清查竈鹽。酌加商引。具題。河東遵議。於陽曲等四十州縣。按丁加引。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二道。西安府屬

按丁加引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道康熙十九年又議於陽曲等四十州縣按丁徭加四千三百三十二引是年於陞引不計之外河東實共行引四十五萬四千六百九十四道後以爲例康熙二十四年奉有懷慶改食蘆鹽之行減除商引三萬七千二百五十一道𨽻歸長蘆行鹽納課河東所存止引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三道乃現今之歲額也

綱引式

第叁角

戶部為鹽法事山東清吏司案呈照得河東鹽法題第肆角
准各項事例已經通行遵奉訖所有引目除場竈丁人守禦官
吏軍民權豪勢要官運鹽貨偷取挿和場戶運鹽携帶單
吊諸人買食私鹽載鹽不用官船柒款另文申飭外其題
定鹽斤繳引二款并行鹽地方合行開列鑄造銅版印刷
給付客商收執照鹽前去發賣施行須至引者

運司印信

一河東運司凡客商賣鹽每引淨鹽貳百斤為壹引給
半印引目每引完納引價過餉支鹽運賣

一凡客商興販鹽貨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追斷
如賣鹽畢五日內不繳退引者杖六十將舊引影射

第貳角

鹽貨同私鹽論罪僞造鹽引者處斬

一行鹽地方　（鑿孔）

山西平陽府　潞安府　澤州　太原府　汾州府

遼州　沁州　沁州

河南南陽府　河南府　汝州　開封府襄城壹縣

陝西西安府

右引付客商　山東司印　姓名　收執照鹽准此

康熙　戸部堂印　年　月　日

部　押

第壹角

赴掣入埸大使截第一角掣畢出埸大使截第二角鹽到
州縣驗明入店截第三角賣畢引繳州縣截第四角呈繳
鹽院於引中間鑿一孔觧部

附兼轄陝西延漢二府引額

延安府屬每年額銷花馬大池之引一萬四千四百張。

漢中府屬每年額銷花馬大池之引一萬五千張係虛包引課。未食池鹽。

其魚河之馬湖峪鍋鹽亦屬延安所產。每年用票征

考課額。

奏章

劉令尹請清引票疏 順治二年監臨

竊照河東鹽筴。與他省不同。他省鹽法。或煎或晒。皆產於海。惟河東獨產於池。乃天地自然之利。但採辦之法有二。一爲官丁撈採之鹽。一爲商人撈採之鹽何謂官丁撈採。池周圍百二十里。附近十三州縣。額有丁口。每撈鹽十引。令商人納課三兩二錢。每引重二百斤。此官鹽也。皆用引也。何謂商人撈採。商人自

備工本出人力以撈鹽每百引爲率內分七十引爲官鹽每十引令本商納課三兩二錢內分三十引抵作商人工本不納課銀止給官票以別於私鹽此商鹽也用引兼用票也舊例山西太汾遼沁等處貧本地煎鹽每引折刷小票每張行鹽一百斤以小販擔負不能多也此又照引折票也我

清朝鹽法統歸戶部不用票而用引誠有深慮但官丁採辦之鹽皆用引可矣而商人採辦之鹽內有抵作工本者欲用引則不納課不用票將何以別於私鹽

且太汾等處引不能行者又將何以通融乎伏祈

聖明勅部早爲酌議畫一通行之法庶引票定而鹽法

不致壅滯矣

上官鉝請裁鹽引疏 湖廣道御史山西進士翼城縣人

題爲酌議行鹽之法以裕

國課以甦民累事竊惟謹正鹽筴理財之要務計口

食鹽轉運之良謨我

皇上定鼎以來軫念民依一切地丁錢糧悉照萬曆年

間則例各運司鹽引課銀亦照舊例徵解迨至順治

十三年間。戶部條議生財。又令各運司增行鹽引。並增鹽課。不致大累吾民耳。乃年來商民交病。在在告困。不苦於加課。而專苦於加引。及此時而不求疏通之法。其可乎。臣請以河東言之。舊額鹽引。各州縣雖有定數。率皆招商行鹽。辦課銷引。即可以完有司之考成。而不至以戶口病民。在百姓量力食鹽。不過貿易之常。而辦課銷引之事。未嘗過而問焉。商民兩便誠至計也。自加引之議行。各州縣舊額行引一萬者加至一萬二三四千不等。於各州縣食鹽百姓。止有此數

鹹味不能多食商人若於轉運由是有司考成日逼
条罰不免不得不强民銷引圖為目前補苴之計上
下相蒙非計之得也前見戶部題覆長蘆鹽臣祖宋
杰一疏內稱臣部因兵餉不足於十三年條議加給
引目徵課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今該御史疏稱加課而不加引商民兩
便應如所議奉
旨依議欽此臣謂方今軍需孔亟司農仰屋匪敢日新
加課銀可以少減但河東長蘆民困相同商情不異

請將河東新引。比照長蘆新例、盡行裁去、止將新引課銀三萬二千兩。加之舊引之中。庶幾商不困於轉運。民不苦於派引。且有司便於考成。

國課克以早完。一舉而數善備。何憚而不爲此。事關利弊、有聞必告。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

勅下該部、詳加議覆施行。

課目

歲額徵觧之課。共銀一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一兩。二錢三分六厘有畸。而其目。則有正課。襍課額外襍課之不同所爲正課者。池商引價。一十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兩八錢六分零。大汾遼沁鹽稅。一萬七千五百八兩七錢三分零。鳳翔課銀。六千四百八十八兩四錢。共銀一十六萬六千一百六十八兩有畸是也。所謂襍課者。賑濟米價銀四千四百四十九兩三錢零。護池地租銀。七百九十三兩四錢二分零。裁省京書稟費銀。二百四十

七兩一錢。巡鹽贓贖銀九百兩。共銀六千二百八十九兩八錢二分有畸是也。所謂額外襍課者其事例之不同更有三焉。一曰護池地麥租變價銀。一百七十兩。九錢八分零。與前二課。同入考成者也。一曰紙硃銀。一千二百五十二兩。三錢二分零。但入徵觧之額。批文解部。不登奏冊者也。其外更有積餘贖鍰。一千八百餘兩。因無定數。不登奏冊。亦名額外之襍課。另文解報。并不入本篇課目大總者。至於全秦鹺賦。有爲侍御兼轄之府。所徵解数最目有司存。

管子正鹽筴月人三十錢萬乘之國爲錢三千萬此以鹽利國之始繹其義與按丁派引爲近而亦開戸口領鹽之厲階矣嗣漢歷宋鹽筴之課有徵有不徵其徵者立法不同未易冗詳詳亦無補時務自宋天聖中罷官鬻聽人入錢京師榷貨務以江淮觧池鹽給之一歲中增課十五萬能得裕課於商之法至今相沿爲例者也後因西師驕動銀州乃募商轉芻粟於塞下令江淮荊湖鹽場償以顆末二鹽明之邊中海支其鼻祖於是耶然究未如後之設員遞場隨

納隨支者為商家開捷徑也解池鹽法於元為備而引鹽不售有派民收買入錢縣官之虐政民甚苦之課重而價高故耳明洪武初鹽法開中於九邊時邊疆遼濶運餉維艱召商過塞納銀八分內地支鹽一引賞邊餉仍藉商為轉輸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弘治中始行運使招商輸課之法解部送邊而銀供不繼乃令河東每引納銀二錢一分迄嘉靖二十七年每引納銀加至三錢二分嘉靖三十七年以六十二萬引為歲額除官吏俸鹽三百五十引

王府食鹽。一千九十九引之外。一年辦課共計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兩道開歸改食續增停免始照舊特四十二萬引額徵課。嘉靖四十年。都御史鄢懋卿搭剋獻媚每引正鹽正課之外。溢增滑課之鹽二十斤。歲歛四萬三百兩天啟六年。大工鹽帑。議增鹽課。以濟土木之用。每引加銀二錢。崇禎五年。從侍御王與印之議增隨鹽一萬二千引。責納課銀四千。以克新餉隨又派加練兵餉銀七千。是時課額。加至一十九萬三千七十六兩有畸我

朝定鼎薄稅是尙凡明季之浮加盡革食鹽更名變價觧部引既止行四十萬九千九百三十三道課止歲額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引價循舊以三錢二分爲科徵耳順治十三年軍需不給不得已而有增引十萬之令行銷不前權議除引存課之法遂將新引停止所有課銀三萬二千攤入四十萬九千九百三十三引之中每引該受攤課七分八厘六絲一忽五微與前課三錢二分合核乃得引價三錢九分八厘有畸也自後歲課額銀一十六萬三

千一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康熙十五年。三逆跳梁量加鹽課以佐軍餉每引加銀五分。康熙十七年。按引復加課銀七分。康熙十八年。御史傅廷俊又以清查竈鹽酌加商引具題。山陝二屬。勉共加引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一道。按引加課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八兩九錢五分八毫零。本年通核。該徵引課二十三萬五千五百五十九兩有奇。（其賑濟地租等項各雜課俱在外）而引價每張實計課銀五錢一分八釐有餘矣。至康熙二十四年。商承重課既久。侍御李時謙以商累未經上聞

請除五分七分之加增入告部格不行重蒙
聖仁敕部詳議遂得邀
恩於二十五年除免五分之加二十七年侍御法爾哈
又以除免七分之課上請求蒙
俞允二十八年侍御郝惟諤憐念商衆哀鳴遂使蔡昌
臣復為請命以攤引賠課難支疏請免除七分浮課
書再上始奉
恩綸允與豁免於是加引之課雖永為制而引價之浮
加已仍順治十三年之定額每引止納三錢九分八

釐有零之課矣計自懷慶改食減引除課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三兩四錢之後現今實存正襍課銀一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八兩八錢一分六釐以定奏報之數最云（解京引價積貯贓罰二項在外）

按

昌臣曰求命之道足國爲先然非足之之難不使不足之難也顧天爲民而立君必使上之勢常處於有餘君爲民而立國寧使下之勢日趨於不足好仁好義情本交孚唯因餉賑疊行軍旅孔亟供頓有乏絶

之虞。度支勞仰屋之策。彼時事之遭逢或然也。若明之晩季。覩掊尅爲理財。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且以木妖土異。壞亂祖宗之成法。何其得已而不已耶。民力竭矣。亂矢又生。乃加餉練兵。兼事撲滅。是猶息火以膏灌之。正以灼之也。

昭代應運以興。慈爰弘蔭之麓。溷天下之商悅焉。天視天聽之驗。不止一商爲然。而商已無不然也。厥後餘縣。又側天討。時行志切同仇。輸家佐闘。並爲士大夫所共者。商實先之。夫亦以之一、皆農不匱經商兼辦

者在耳。今旣太平有象。

綴詔撥頒。執要務而核盈絀。不依然巽國之弘模乎於

萬斯年。可卜課源之悠遠矣。

考

正課徵解例

正課。行鹽之引價也。舊額新增。凡領綱引者皆徵之

在池商者。運司期會。身任催償。土稅則督太汾鹽廳

遼沁州牧經徵。鳳課。則該府督催。州縣經徵。各解司

庫。以聽度支之檄。或解京。或撥餉。遵檄以行。

襍課徵觧例

賑濟米價所以賑額設之鹽丁也自鹽歸商竈丁既閑而賑革賑銀每引一分自順治二年存留觧部太汾遼沁鳳課無此項者以鹽非撈採既無設丁之例因無賑濟之銀石樓亦屬土鹽而獨有額觧之賑濟六兩四錢六分八厘零者以是縣原食池鹽康熙十年方始改食食鹽雖改而撥有池商之引五百三十道是應照例輸銀以足賑濟之原額矣

池灘地租向係給散運營兵餉自順治四年御史蔡

開廷。以運營不設。題明照徵充餉。

京書廩費者。明朝代巡原有京書遣行。故有廩費後華。順治九年。查徵坐派曲沃縣歲辦。

贓罰者。自順治九年。在於贖鍰之內撥出之數。以上四項俱與正課同解。

額外襍課徵解例

此項與前麥租變價。向例扣存。以充孤貧節孝等支用。自順治四年。部議養濟節孝。自有存留不必輕動麥租。應貯解部。康熙七年。隨課撥解。

紙硃者。按引徵收。解部辦引之需也。

贖鍰者。國初折贖。另有重例。以懲奸。順治十三年。侍御焦毓瑞題報。每年約至八九千兩。嗣因仍照律例折贖。較初爲減。不能一如前數。至康熙十二年。兩浙巡鹽侍御胡三祝。請停定額。現今各差解數不等。

正襍課目完納例

銀以錠計。每錠支鹽一百二十引。一百一十六斤一十二兩八錢有畸。內爲正課者。四十八兩。賑濟米價銀者。一兩五錢。紙硃價銀者。三錢六分一釐七毫零

未納之先。赴院投狀。聽候編號發司。依限封繳。旣納之後。給串領引。派場支鹽。以俟放掣。其零鹽難於給引。例不隨錠支掣。每錠先掣一百二十引。俟各錠整引掣盡之日。併掣。十二錠者。給引七道。六錠者半之。或有完課愆期。本商聽比。

昌臣曰。鹽課納銀。後起之事也。伊始於鈔。鈔以錠名今雖準以法馬。仍以錠計者。猶之計錢以貫之遺旨歟。

又曰。期會之設。稽玩愒也。可無勤乎。然繩之過急。有

賤鬻其鹽。與免刑竹者矣。鬻愈賤。則本愈竭。本竭
矣。課何以課耶。緩其刑以養耻。舒其限以待價。庶幾
哉惜商資正以培
國脈耳。

附兼轄陝西延漢二府課額

延安府。額徵每年課銀。五千二百三十兩五錢六
分。內。
花馬大池。每年課銀。三千六百八十四兩四錢。
馬湖峪。每年鍋票税銀。一千二百六十九兩九錢二

分。

漢中府屬。額徵每年課銀。三千七百五十兩。係代徵馬大潑補額虎包之課。

奏章

明王諍請復鹽課舊額疏 嘉靖四十年監臨四十二年題

查得河東鹽引之價。自成化年以來。每引定價三錢二分。正德年間偶因延綏邊費不貲。戶部議將河東鹽引。每引增作五錢。商人因價高無利。絕不中納。宣府年例。無從奏解。遂致借太倉銀。五十四萬七千餘

兩。此加增引價，及沮鹽課之明驗也。後巡鹽御史楊東題請減作四錢二分。商人仍不中納。又該巡鹽御史方涯題請減作三錢二分。復成化年間之舊。至今課無壅滯。商亦樂從。嘉靖四十年。原任副都御史鄢懋卿。奉命清理鹽法。遂於每引加鹽作二百二十斤。每引加銀作三錢八分五厘。及將在場歷年堆積鹽料內。取鹽三十七萬引。共易銀一十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兩。行令運司分作三運。每年十一月。以裏解京。又於正課六十二萬之內。每年抽出餘鹽銀四萬三

百兩行令運司每年秋成後併京皆額外之數也竊見河東之鹽與各處不同方其生之盛也固不假人力之煎熬如今年自春至秋顆粒不生亦非人力所能强至於舊鹽在場者堆積既久化為硝版地震之後復為泥水所浸不堪食用間有可用者色既青黑價因低減夫以青黑減價之鹽乃令商人加價買之殆非人情此難行者一也鹽池所產止有此數每引加以餘鹽則額鹽必虧矣商人資本亦有限量每引加以餘銀則額銀必少矣况三年之間即令於正課

外。多納銀二十六萬三千餘兩。雖盡與以好鹽。彼且無力上納。無處發賣。況好鹽無多。此難行者二也。商人既不樂輸。而太倉之課。又係奏准新例。且云先儘觧京。次及宣大。次及抵補民糧。運司官吏。知其勢之不容緩。乃將好鹽所易觧邊銀兩。那抵一運之數。而各邊應觧之額。因而不足。共計四十年。四十一年。總欠邊儲十萬餘兩。而歷年拖欠者。尚不下三四十萬。各邊差官守催。絡繹不絕。然運司無銀。何以應之。邊儲告缺。邊人告困。一旦失事。誰任其咎。此難行者三也。

一時增課之虛名雖若可喜往年缺糧之邊實亦所當慮與其巧持之於末孰若拙守之於初為今之計合無軫念糧餉之急缺而姑免新增之京觧則引價不必加而邊儲自足矣軫念商人之折損而仍復三錢二分之舊價則餘鹽不必加而商自樂輸矣

胡三柷請停贖鍰之年額疏 兩浙巡鹽御史

為巡鹽例有罪贖年限實為害民仰祈睿鑒酌加變通以善法制事切惟前人立法不能盡有利而無弊若一定之法相沿已久而流害於今日者

乃更在貧難之小民。與窮鄉之下戶。則窮而思變。變而後通。亦不得不然之理矣。臣鹽差事竣。今已奉
旨回衙門辦事。自愧識陋才庸。無以贊助
高深於萬一。惟是仰體
皇上保民如子之
聖心。復仰窺
皇上因革咸宜之
聖慮。謹將有弊成法。爲我
皇上瀝陳之。幸賜

裁撙焉浙鹽一差例有年額贓罰銀七千兩皆各屬緝獲鹽徒究擬招報之罪贖也臣思犯法與販何能必有其定人則緝獲招擬亦安能必有其定數前人立法之意不過曰嚴立一定之限則官與役不敢玩忽鹽政加意巡緝耳豈知流害於今竟爲小民無窮之累乎蓋此法既定則鹽臣畏考成不得不嚴督之各屬各屬畏条罰不得不嚴責之鹽捕至於鹽捕畏比較而其害遂有不可勝言者夫限比追於其外捶楚切於其身於是大夥鹽梟不能得而擒拿肩挑背負

以塞責者有之真正鹽徒以免脫而旁及親隣以充數者有之該管有司豈盡聾瞶不恤民冤之官誠恐罪贖之不足額則參罰有所不免故隱忍遷就雖負販之小民株連之無辜皆在間擬追比之中而不遑恤也如臣在差時所參運判文鋐連斃八命監禁多人豈文鋐獨爲殘忍哉或亦情有所苦而冒昧以行耳臣愚以爲嗣後巡鹽賍罰請

勑部酌議多則報多少則報少不必限以年額庶幾公平之治無弊之法也或者曰年限不立則官捕怠翫

私鹽愈致充斥。不知私鹽之所以橫行者。或為奸商之夾帶影射。或為豪強之官座藏私。或為地棍串通兵弁旗丁之借名興販。如此等類。私鹽之數。必是累千而累萬。如岳所參奸商汪仲都私鹽十萬有奇。非明驗耶。凡在差鹽臣。果能鼓勵各府總巡與所屬有司。不畏強禦。不惜勤勞。則拿獲大梟一起。勝於小民數十百倍矣。或又曰。歷來鹽差報部。從無虧額。何必又議更張。不知

聖明在御。求民之隱。或因或革。貴於無偏。我

皇上仁聖如天。取有弊之成法。而加以變通。此亦萬世之仁澤也。或又曰。年限不立。則鹽差必是報少。不肯報多。夫與其必及額。以害吾小民。何如不必及額。以惠吾百姓。况官役徇私。則有鹽臣察核之。鹽臣徇私。則外而督撫。內而科道。得以糾舉之。且各屬緝獲私鹽。例皆通詳督撫。鹽臣安得獨徇其私哉。由此以觀。亦何致大虧。

國制也。臣目擊病民之法。詳陳一得之愚。字多逾額。伏乞

詹鑒採擇施行、

李時謙請免加增鹽課疏康熙二十四年鹽院

爲商累未經

上聞。

聖恩無由下逮。請除空納之加徵。解商累。實以養課源事。臣伏見

皇上至仁至聖。遇災傷。則免錢糧。念饑荒。則發賑濟。蠲丁減賦。時切民艱。四海九州。誰不歡呼感動。即愚夫愚婦。皆知

皇上之爲聖君而獨有此商人望
恩日殷告若倍切則今日之河東是也河東地僻商小
嘗
天威殲逆兵餉浩繁之際雖每引加五分又加七分而
年年遵納不致稍有逋欠者其急公之分然也查額
徵二十餘萬僅此五百商人自罹水患以來富者貧
窮者走每逢比限欲欲愁歎眞堪惻憫邇使臣張鵬
翮嘗向臣言諸商措辦維艱而餉課又不敢緩縱邇
來鹽花漸生而加撫恤其如疾痛已深一時難復從

將柰何圖司商人李琮等今年三月十七日以加增五分七分額懇

題免臣謂協餉未解雖批査而未敢遽也五月初一日復額懇

題免臣謂協餉未完雖批査而未敢遽也今七月二十三日又復額懇

題免咸寧原額之外現今加徵實無所出況當池淹之後六七年來與鬮多有商人之有鹽池一如民間之有田地田不收則賦蒙

特減。池不產。而課仍全輸。原額猶慮拮据。矧復加增乎。
臣據其狀稱。河東自康熙十五年。軍需孔亟。每引五
分加徵。諸商俛首輸將。實望當日原文。有事平停止
等語。誰知五分之加未減。至十七年。因淮浙有割沒
之名。波及河東。又加每引七分。在當日部覆河東原
無割沒。而比例有給鹽二十五斤之議。彼時諸商以
戶口有限。鹽食不盡。即哀告前院徐諸武具
題。空納加徵銀。而不受鹽。歷年奮自爭輸。以仰體軍
需匱之故也。迄今無割沒之實。而有割沒之徵。曾幾

之急公竟成無巳之苦累更痛十八年蘆雨爲虐池
遭水患又增秦餉一萬餘兩今日典田明日賣宅隨
限受比枷棍敲扑號泣聲聞四野今又懷屬改食長
蘆戶口愈減完納益艱邇者
皇上東巡萬民均沾
雨露況今海晏河清
王師凱旋五分者應遵部文事平停止七分者更宜念
空包之苦拯救除革叩乞極力疏請豁免七分五分
庶殘喘可息正供不累等情臣隨再行運使確議乃

捸運使張鵬翮詳稱河東商課屢經加增前院傅喇塔目擊困苦情狀

題請蠲免大部以大兵尚未全撤不便即行停止諸商復勉强完納又歷三年逃亡相繼皆云每引新增銀五分與加增銀七分係正課外節次加徵拮据已歷九載窮苦萬狀力實不能三項分納查河東之商築畦澆曬辦鹽出塲賣與販商得價完課竟與淮浙之竈戶等爾近日懷慶六邑又歸長蘆行鹽地狹辦課更難今四表昇平大兵盡行凱旋太平之盛無逾

今日所有新增五分。應遵照部文事平
題請停止。至七分加增。查部文內云。河東原無割沒
今兩淮等差。即加鹽入額。河東亦應加增等語。但河
東商人。撥引給鹽。轉賣與各州縣販商。非係自已經
營四方。從前原無割沒之例。較之淮浙不同。自奉部
行。商人不願加鹽。而止空認賠課。又與淮浙加鹽者
不同。初不過暫爾急公。茲入正額徵收。窮困難支。無
惟乎衆商之哀籲無已也。恭逢
聖主仁同堯舜。視民如傷。本司目覩商困情真。安敢緘

默伏乞

題諮以蘇商困等情到臣該臣看得割沒一項原爲
姦商夾帶私鹽照依多出斤重割而沒之官以示罰
有則填有無則填無此往例也我
朝酌而因之邇來每引限註割沒易其舊矣河東較淮
浙長蘆鹽法各不相侔他處利於鹽多河東利於鹽
少雖加徵七分亦惟空包割沒而已非如淮浙長蘆
之添帶鹽斤也特其時鹽花盛産勉力輸納猶可支
持厥後池衜鹽稀艱窘日甚即屢欲遜

恩。而羣孽初平。恐兵餉未裕。何敢冒昧陳
奏。今則世泰民安。普天共慶。事事復舊。一切皆沐
皇恩。合無請乞
皇上。俯念河東七分。不過一時之偶增。原非同舊額之
定數。雖割沒為各差之所同。而不帶鹽斤。實為河東
之所獨。
睿賜豁除。以解商累。至若每引加課五分。前部覆以大
兵尚未全撤。未蒙允行。此則各差皆然。我
皇上視天下如一家。統萬物為一體。

特恩自有

聖裁非臣之所敢妄請也。

郝惟謙請免七分加課疏康熙二十八年鹽臣

爲河東商本微末攤引賠課難支仰

請豁免以廣

皇仁事據閤司商人董爾昇張徽郭世仁等呈前事呈

稱竊惟河東鹽法與各省不同如割沒一項比照淮

浙之例每引加銀七分加鹽二十五斤但淮浙地廣

人稠利於鹽多河東地狹民窮利於鹽少當康熙十

七年。兵餉緊急。衆商不敢違例。實不能行銷。隨懇前

院

題允。止納浮課。求受加鹽在案。一時衆商勉强急公

原冀事平邀

恩豁免。爾況河東之商。率皆湊貸貲本。冀獲蠅頭。上以

辦課。下以餬口。並非巨富。更自池遭水患以來。蕩産

破家。日窮一日。正課尚難辦納。安有餘力包浮。今

皇上仁恩普遍。凡有災荒之處。蠲免錢糧。豈止億萬。乃

民人惟正之供。尚蒙豁免。而商人額外攤賠。未奉蠲

除前已屢懇各院代
請部覆止云攤入正項其淮浙之攤入正項者以其利
於加鹽也河東力辭二十五斤浮鹽空賠加課十有
餘載祗因軍與軍餉商等憤戚同讐實出一片丹心
今時際太平商貲枯竭萬難與淮浙比也商民皆屬
赤子雨露亟望均沾懇乞俯體
皇仁俯恤商困備陳包課之原委求停額外之加徵畀
等世世感德無旣矣等情具呈到臣該臣卽批行運
司確查覆奪去後據運使蘇昌臣詳稱剳沒一項從

來惟淮浙有之至河東之有剳沒也自康熙十七年始查係科臣余國柱條議比照淮浙因有每引加鹽二十五斤增銀七分之行夫河東地方狹小戶口凋殘引浮於丁鹽多壅積故商人寧包課以急公冀事平之

恩豁原不與淮浙之情願加鹽者等況河東諸商多係朋名湊本自池遭水患輸納倍難不得已而稍寬其力分爲兩次徵收正課正月開徵加課則遲至十月每當嚴冬臘盡敲村比追雖曰報完而諸商久已皮

銷內盡矣。此本司目擊心傷、且切隱憂者。恭遇
皇上胞與爲懷、恩膏四沱之時、若常令賠納加增、商命
必難存活。正課必致有虧、諸商亦明知從前部覆無
庸議在案、良由切體痌瘝、不憚再三呼籲、應否再爲
題請、伏候憲裁等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河東地狹
民貧、食鹽常不及額、商家不利鹽多。且山僻崎嶇、馱
鹽止用驢騾、不比淮浙號舡。便於夾帶。故割沒一項
河東所無、自十七年。
部議比照淮浙。每引加鹽二十五斤。增銀七分。衆商

急公願納所加之銀，不受二十五斤之鹽，此其隱情原自有待耳。嗣後池遭水患，殘商賠累難堪，曾經前鹽臣李時謙、法爾峪，具
題豁免。
部覆以此項攤入引內，作正額徵收，應無庸議。臣又何敢再為請
命，然臣思淮浙以加課而並加鹽，可作正額，河東未加鹽而但加課，終係空包。我
皇上布德施仁，各省地丁正額錢糧，節次蠲免千百萬

討。即蘇松等處前代加增年深日久者。亦奉
恩查。核在近例實有未安。睹此窮商環庭泣訴。臣若懼
瑣瀆之罪而不入
告。豈不深負
皇上軫恤商民。同仁一視之
宸衷乎。念窮商包課之情。情有可矜。揆窮商包課之勢
勢屬難繼。倘此日之浮徵不豁。恐將來之正額必虧。
即使稍緩徵期。究竟蘇商困敝。終不致。但以
部臣足課之心為心。而惟仰體

皇上恤商之心爲心也。茲據商呈。批行運司查覆前來。

謹冒昧陳

請。伏祈

睿鑒。

郝惟謙陳覆難行割没浮鹽仍請免除加課疏

爲河東商本微末。攤引賠課難支。仰

請豁免。以廣

皇仁事。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奉都察院勘劄。准

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本

部題覆河東巡鹽御史郝惟謙題前事等因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八月初一日抄出到部該臣等查得河東巡鹽御史郝惟謙疏稱河東割沒一項自康熙十七年比照淮浙每引加鹽二十五斤增銀七分但河東地方狹小戸口凋殘引浮於丁衆商願納所加之銀不受二十五斤之鹽後池遭水患賠累難堪經前任鹽臣李時謙法爾哈具題題免部覆以此項銀兩攤入引內作正額徵收應無庸議等語臣思

河東未加鹽而但加課。實係包空。倘此日之浮徵不
割。恐將來之正額必虧等因前來。查康熙二十四年。
二十六年。河東巡鹽御史李時謙。法爾哈。題稱加斤
一項。爲各差之所同。而不帶鹽斤。爲河東之所獨。各
商窮困已極。實難完納。懇乞豁免等因。臣部以此項
銀兩。攤入引內徵收。應無庸議。具題在案。今御史郝
惟謙。雖稱河東未加鹽而但加課。實係包空。倘此日
之浮徵不豁。將來正供必虧等語。但關係錢糧。不便
遽議。應行令該御史。可否加鹽二十五斤運行之處

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等因康熙二十八年八月
十八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等因備劄前來臣即案行運司確議
去後據運使蘇昌臣呈詳蒙批確議問據闔司商人
董福昇張嶽郭世仁等稟為包課受累多年增鹽益
增商累再懇籲天恩豁以培課源事稟稱竊惟割沒
一項原係包空賠累難堪所以哀呼求免非望
加鹽也茲蒙行查可否加鹽二十五斤運行之處但
河東行鹽地方最為狹小當年商人封課一錠支鹽

二十車。後因運發不能疏銷。食鹽不足正額。屢次求告。每錠情願減去八車。止支一十二車。尚且堆積在場。不能全賣。若再加鹽。無地運銷。㚖等若中加苦。勢必失悞正課。且㚖等賣鹽數目。逐日報司。登記簿籍。歷歷可查。何嘗引引盡賣。㚖等不敢揑謊。至空包割沒銀兩。已經十有餘年。當年急公。與賣輸將。今值
聖主在上。萬年太平。㚖等此時。倘再不呼籲
皇恩。必至身填溝壑。是上有
堯舜之君。而㚖等不得爲堯舜之民。㚖等草命有限。恐

又有虧正課。其罪誠大。

九重萬里。伏乞轉詳覆奏。俾下情得達

天聽。庶弊等得安心辦課矣等情。據此。該本司運使蘇

昌臣看得河東割沒一項。不能加鹽之處。曾奉部駁。

業經前院勒徐爾疏

題明。准免在案。茲因空包浮課未除。諸商哀籲

皇恩豁免。復蒙行查可否加鹽運行之處。奉院行司。本

司欽遵孛理。隨齊集諸商當堂確議。據商人董爾昇

等。復具前情。謝止求豁免空包浮課。加鹽實難疏銷。

環庭哭愬本司剳核賣鹽簿籍果係真情並無虛假

統候覆核具

題伏聽

睿裁者也等因呈詳前來該臣覆看得河東商人從前

納課一錠支鹽二十車後以鹽多引壅屢次告減止

支一十二車自康熙十七年遵納七分割沒而二十

五斤之鹽終不敢受夫人情孰不願多賣鹽多獲利

而乃減之又減與之不受若此者良由河東地方狹

小戶口凋殘食鹽常不及額與其多鹽而壅不如少

鹽爲易銷也。臣前疏備陳商家疾苦。所爲包課。非爲加鹽。今部議可否加鹽二十五斤運行之處。奉

旨行臣確議。臣職掌所係。敢不熟思審處。上體

國而下體商。乃查前鹽臣入

告之疏。閲諸商廹切之詞。兼詳核運司按日登記商販賣鹽之簿籍。臣愚再四圖維。商人勉輸浮課十餘年。誠累矣。若加鹽而不能售。歷任商本。辦課無資。則更累且也。行鹽責諸州縣。鹽多引積。州縣畏惧考成。勢必强派民食。是不獨累商。並累民哉

皇上胞與為懷。商民一視。此項浮課。應否邀

恩豁免。出自

皇仁。至於加鹽。臣愚以為未便。謹據實披瀝。伏祈

勅部議覆施行。

商販

商之名不一矣納課種鹽守場聽賣而不違運者坐商也旣納課乃種鹽復自運發認地任賣者運商也唯斯鹽也能賣斯地亦惟斯地也乃食斯鹽以故運商與君民之相須為最殷至若無運商之郡邑商鹽坐場無歷豈能肆馳民俟鹽粒必無越千里而求升合之理於是乎有小販焉詣場買坐商之鹽任轉輸之勞營子母之利名曰土販商鹽賴行民食用濟三善集矣然名不登於封納之版册認退無常官私難辨河東鹽法之混淆

率由是耳。足運商華土販。籌國者毋為三致意焉。有以哉。

歷代之鹽。多官鬻者矣。未有官與民為市。而民能稱便者。昔人言之已詳。宋以後遵范祥頗議。罷官自鬻。鹽筴之利。待商而通。然有入錢於榷貨務者。則以課走京師矣。有納芻粟為開中者。則以課走塞下矣。而今運司招商。郎司入課。送邊濟用。自明之弘治中始。誠哉大壞祖制。而足餉於鹽之美意泯矣。雖然昔者實邊是急。改為中邊支給之法。寧輕其課以飫商深

籍其力以逸民。法爲至善。假令所需無一定之地。則起洪武於當日。亦必相度機宜。酌量緩急。以通融爲廟筭。又寧是膠柱以索元音哉。且自運司招商而後事生息者。頗以觧滯爲歸。歲料商册。或履豐而兼併或消乏而分張。雖難免於名姓之乘除。而系籍轉運之年。大約不離乎五百者近是。亦云盛矣。迨閹媪交訌。日益引課。以逞土木。沴眚之氣。醖爲蠹賜。池花歇絶。商賈散亡也。豈得竟以宋尚書之變法。爲罪魁耶崇禎九年。侍御姜思睿以歲課無抵。奏爲按丁食鹽

計引定課之術。令各屬照人丁之多寡。納價領運。移不封課之商鹽。俵給人戶。追戶口之鹽價。用抵商逋是明責牧民之有司。代乏之商爲興儈矣。非在昔官鬻之厲政乎。我

朝定鼎。創理鹺政。先減引課之浮。以卸數十年之蚊負凡屬賈人。俱起復業之思。而葸未敢以舊商自承也至順治四年。侍御朱國延。以招商分引爲請。題稱潞澤懷慶三屬。有戶口鹽課一十一萬五千七百兩。闖逆蹂躪黎庶流亡。計口算鹽。計鹽算課。存者不及十分之

二原派之額無從徵足宜勸諭運安兩城義民願充商者准照舊商一例撈鹽辦課分引行鹽州縣可免追呼之擾又恐旱潦莫定鹽少課絀復派戶口則已蠲之逋勢難再加合將新商每名先分鹽引一千二百比舊商少給七百四引行之一年果無貽悞商衆必且源源而至然後商引得以徐加戶口得以徐減矣

上可其議以爲免累戶口之張本此議招商分引之權輿也順治六年侍御劉達請續行招商分引以甦民

累題稱續招商人各認引目多寡有差已得一萬五千張酌量在於懷慶潞澤戸口之內分引其不敷之數仍俟招徠以復鹽法之定制部議允行仍催設法招足此議招商分引之再舉也順治十年侍御劉秉政爲戸口凋殘題稱河東運司當承平之際商名五百明末兵荒迭至又兼池遭水患無鹽者數載商人零落止存百有餘家課額不敷是以有分派戸口之議若山西之平陽潞澤汾河南之懷慶各屬共計四十一州縣分認課銀三萬九千二百三十五兩例令

赴池領鹽民受累害前鹽臣趙如瑾以戶口凋殘入
告奉
旨查議臣思將欲減戶口以甦民見今餉急額課難裁
將欲舉戶口之課盡歸於商則煢煢百商現辦之課
力尚不支若必强之恐現課反爲烏有計惟招商認
課而後戶口可除也特從公議必按道路之遠近運
鹽之難易爲除戶口之次第先自河南之懷慶等屬
十年爲始招商分引次及潞安一府於十一年招商
分引再次則澤州幷同各屬於十二年招商分引至

平陽一府不出五年亦可以漸次減除疏上奉
旨戶口厲民該御史當竭力招商以盡職守何得因循
弊政欲寬期五年致深民困該部議奏部覆懷慶澤
安澤州平陽各屬行鹽地方應責成運司極力招商
行鹽盡除戶口之累限三个月報完不得仍前以道
重次第舉行此議招商分引之三歷
廟謨也由是臣工之勸化能殷商旅之趨向益篤不朞
年而引目無虛戶口盡革商與民各執常業而不相
干與制度犂然規模弘遠矣

按

昌臣曰古聖日中爲市聚天下之人交易而退使各得其所利是交易之道也天下之道也有不於興利是務哉然興利莫如除弊莫如除一弊而可塞衆弊則今日之華土販足運商是矣夫土販之干與鹽業也困於坐商之財力不足以致遠也豈知有土販而坐商之困日深乎不急議除其害蓋有十焉一曰壞經制二曰湜私越三曰混鹽品四曰貶鹽價五曰耗商本六曰煩訟獄七曰誤考成八曰虧退引九曰賣

空引。十曰虛商業頓此十害者。乃已驗之事勢有相引之樞機。試得而詳說之。夫商鹽商運。商引商銷。今古從同。而天下無不盡同者也。土販出。則項甲目乙入引不符。而

朝廷理財之法制壞矣。由是而私越之影射易混也何以明其然也。境以引分。私以引辨。彼旣身有官引。則稱假道以售私。焉從測其涯涘乎。由是而散末之混淆有必至也。何以明其然也。疆界者。所以嚴官商之系籍也。商名可借。鹽品之麗襍。烏得而辨其公私耶

由是而必貶價速售爲得計也。何以明其然也。課爲鹽本，官鹽必計本以定值。無課之鹽，售必速而且賤。由是而無不耗之商資也。何以明其然也。私鹽充官，鹽不得不賤，賤而仍滯，復又不得不賤。賤復賤，而欲求商之不乏，其可得歟。由是而訟獄必繁興也。何以明其然也。課逋而受敲朴者者者商人，價懸而受誆騙者若而人，開抵額追，農曹無異秋曹矣。由是而積課之虧延有難免也。何以明其然也。商之于竈爲商，商於民既有世交之義，商於官亦有樓護之情，休戚自

痛相關。彼小販者。途人也。過途人而謂以痛癢不猶秦人之視越人乎。由是而遏販之議[illegible][illegible]啟也何以明其然也。蓋鹽賈其所謂[illegible]鹽往不可爲招私之符。迢遞往返。任其所之。紆至參綿錯縱縈紛紜。莫可蹤跡。且其罔利之心。亦何甚之有。迨夫販私既從故引仍接他人。一而再。再而三。輾轉相識。浸淫無窮期矣。乃更有大可慮者。坐商賈鹽。例有銷鹽之邑。而賈者。且未忘其境鹽之行與不行。全視販之賢與不賢。且是販有以致之。蓋而商無別賈之區也。[illegible]

意外之災祲。土販纍足則坐商惟有對銀砂而待斃已。善起家者。宜如是乎。苟能土販革。而鹽業盡屬商運則商引商銷。經制正矣。各行各地。疆域清矣。解引類鹽。眞僞辨矣。現銀自售。于毋權而遠詐。絕運銷絡繹。訟端息而考成闢。引不離鹽。繳收遵例。寧復有遺亡虛售之慮耶。即或事出不虞。則曉喻也。任責也。坐收也。可合父子兄弟而經紀之。持籌本出一心。然後鴟夷猗頓之美利。始得貫守之。而爲世業焉矣。値茲浮課盡

蠲鹽花豐結。

天心

聖心。仁愛交摯。正康民阜物之盛時。士販之弊如此。運商之利如彼。倘其踴躍以從事哉。

考

現册商人

解巡鹽商共四百一十六名。食鹽商人亦在其內每歲姓名數目各有不同

此乃康熙二十九年名目。

十二錠商人四十九名。定例每月每限。封納課銀

一錠。

六錠單月商人。一百八十五名。定例每于單月逢

限。封納課銀一錠。

六錠雙月商人。一百八十二名。定例每于雙月逢

限。封納課銀一錠。

前後招商次數

順治四年。侍御朱鼎延。招商張永盛等二十六名

順治六年。侍御劉達。招商馬輿等二十三名。

順治十年。侍御劉秉政。運使陳喆奉

旨招商董毀等名。自是商數充足。平陽潞安澤州懷慶等屬之引各有商人分認納課行鹽而戶口之派累盡除。

種治

照錠納課者例得領引行鹽鹽須商自種治畢驗依制然後散入各場或運商運賣或土販販賣各繳退引於所在官司以終一歲之鹺務其種治之法按課六錠分畦一號畦者瀕池官地也治為畦形集工力而澆曬之鹽既成貯歸料臺以俟裝掣

盬鹽亦名種鹽衆人所謂畦地而沃以池水南風急則成鹽滿畦者是也唐宋皆種之歲以仲春之朔開畦工三月治須畢四月南風發沃種至八月乃罷是

時仍撈池鹽以充課引蓋畦鹽者人成之人救之者也池鹽者天成之人救之者也足國者舍兩取而不偏廢元則惟取池撈不事畦種我朝專取畦種不俟池撈池撈之役任鹽丁丁本在官鹽歸官商輸額課領引兼以領鹽畦種之役任鹽傭傭由商僱木地皆在禁垣商輸額課亦充引賦亦充地糧之義其停給官鹽責商種治則自順治六年姜逆[illegible]亡丁亡池潦伊始也至於或種畦或撈池總由因時制宜之碩畫始以就池取鹽謂爲德馨神據無徐

人功。徵太平之盛治。夫亦勝質誇美之文。而非格物窮理之至論也。今者禁垣以內。灕海之濱。治地爲畦。爲港。爲料臺。爲廠道。爲巷。得錠名而系商籍者。遂有是恒產矣。其從事之徒。有作頭。有副作。有長工。系商籍而專業者。遂命是亞旅矣。時至春深。灘衙勸種治之文告。執業者。整頓場役。必於半歲勸勤。備足一歲之貿易。義取事豫則立。曰納課。曰泒畦。曰種鹽循循有緒。經制之後先爲然。乃始事之文耳。實非毋限封納之後。始泒始種也。倘執辭害志。有不坐失天時者

乎。

按

冒臣曰。派畦之多寡。視課錠。蓋以所種之鹽。適克所領之引。絕曠滿之荒蕪。以實課源。禁兼併之盈餘。以塞私産。法爲至當。倘有情商匪類。通同作奸。暗賃閑畦。影射錠名。入塲澆晒者。是必販私之積棍。敗羣之殛。法不容緩。至於典賣課錠。畦即隨之。理宜從便。以使無虧課額。但必取結立券。中保真誠。庶免流棍潛踪。壞我鹽法也。更聞曾有情商。糾衆將引勒掯商鹽通賣之橫。尤宜禁嚴以肅鹽法

考

原額畦地四百八十五號東場二百四號中場一百四十二號西場一百三十九號中場向有脚道一百五十丈東西池涯各有無碍餘地商人續有開治東開東無碍二十三號中開脚道十二號西開新僉鋪三十一號共成五百五十一號矣派畦以課為準三場現課二千七百八十九錠現用之畦四百六十五號畦地灘池而南枕黑河中場者每號計潤十丈西場者每號計潤十五丈東場自東無碍至東五鋪共一百五十二號皆潤六丈五尺其餘每號九丈長無度任商

力而爲之不佔水口無爭者故也池如仰盤畦居灘際地勢南卑於北櫛比之中各開水道爲港長與畦等汲引水上畦底如砥而邊封爲埂中復留縢以段分之先用[illegible]槹挹水注於畦北之首段攪之日曬味作挹注次段首段另注新水次段水鹹色赤挹移三段俟其澄開門縢閘灌入四段段段開灌其一二三段悉以前法挹注俾清流盈科而進極乎南埂而止花生板落風日蒸烈顆粒乃呈也

料臺者築爲高基以堆鹽其上者也位坂畦北緊靠

作之。高以二尺五寸爲度。長八丈八尺。廣二丈四尺。堆鹽于引。上覆以茅。延遝起伏。望若遙廬。宋元設立鹽菴。基長八十有一尺。廣四之一。高三尺。上乃爲菴。菴長基十之九。廣減四之一焉。八菴聯覆。必賺鹽極乾而貯之。至明。鹽頗漫生。課羡於古。易置料臺。而今之垣中屋舍。仍有菴名。所以處種治之工作。而非昔之藏鹽者矣。解州志

港也者。汲引池水。上入畦中之水道也。

腳道者。舊制攢料之地也。中場獨有。東西郎用無碍

地。

作頭者。主澆晒者也。能占風日。以作鹽節潔爲功。既廪稱事。副作。則儔中之偏裨矣。

長工。近封之貧民也。計年任工。故曰長。合畦夫鹽丁之勞苦。而兼承之者耳。

附鹽丁汰存顛末

淮浙長蘆諸場。各有蘆蕩鹽場。有鹽戶丁。煎鹽辦課。惟河東別無竈蕩。明朝於蒲解等州縣。編審鹽戶。八千五百八十五戶。定鹽丁二萬二百二十名。每二十

名立料頭一人其撈鹽一千引為一料其鹽戶除正
役里甲應辦糧草外一應雜泛差徭丁少者俱蠲丁
多者量減于商人名下每引徵賑濟銀一分每鹽丁
撈鹽一引即賑銀一分又查佃種逃絕鹽丁地土者
每地三十畝撈鹽一丁約九千斤並前不下三萬募
請開因冨丁私自僱役料頭攬收影射議每年清審
聽民自願無力者照舊供役有力者納銀一兩五錢
免其撈採如遇撈採不及僱募貧民每一料給以前
銀二十兩為工費此工本鹽所由昉也隆慶間因前

項佃地人戶。既應差役。又復撈鹽。乃豁免佃丁。別招貧民補數。又題准南岸撈鹽。用鹽丁。則民力不堪。動賑濟。恐財力不繼。請廣召貧民。於兩岸。每撈鹽一料。外給鹽十車。此召募簡便之法也。又議照民戶編審均徭事例。行三門折丁之法。照各州縣原額僉夫。其打草修墻二項。責鹽夫共役。若浩大工程。仍起派州縣民夫。毋累窮民。萬曆六年。陳御史以富丁出銀免役。貧民包撈代辦。富者愈逸。貧者愈勞。况名爲富丁。不無豪强假鹽戶名色影蔽差役。今宜將逃亡貧丁。

招徠復業其富丁七百七十餘名停止納銀盡驅撈
辦管鹽官明信賞罰毋容虛應僱代此時料頭七百
四十號丁夫一萬四千七百不爲不多既免差役又
每料撈鹽一千引賑濟八兩後加至十兩不爲不厚
然路途跋涉旅次斷食沸湯濺足烈日熏肌勞苦萬
狀故富者僱代貧者强支查點不及十之四五撈採
不及十之二三揑造鬼名誑報虛數皆由料頭之包
攬爲姦管鹽官之扶同作弊也明末止存鹽丁四百
七丁半每歲正月行文州縣從公清審汰年老收幼

丁務足舊額一遇池鹽生結調取職官督率料丁星夜赴池照依分定中東西郷道竭力撈採每丁每日責照定例撈鹽一引二十丁為一號一號所撈各自為堆以辨多寡美惡撈採完日各在郷道高阜處每一千引攢料一臺僉報臺頭一名日後鹽不足數該催在臺頭補撈三司仍照分定處所取州縣印結驗放明白各執籤號撈院請鹽每丁每年領撈鹽三十三引足額者官給賑濟銀三錢二分不足責令下次補撈今歲不足責令次歲補撈又每年九月終復議撈

官丁在池南岸採取蘆葦每丁一十八束每束二十八斤堆放脚道三塲斗級看守備來年苫盖鹽料之用後因兵荒丁散我

朝順治二三年間十三州縣止存六千三百四丁較明末又欽額百餘撈採仍依舊制六年姜逆之變鹽丁又多傷損見在止存五千八百四十四丁牛節年鹽池罕生商人自行澆曬鹽丁未經撈採其賑濟銀兩亦盡歸於部焉康熙十六年爲清查晉省之鹽丁等事案內十三州縣除紳衿優免七百七丁外查出實

在鹽丁。共三萬一千一百三丁半。酌留二千名備修墻之用。行差鹽丁。二萬九千一百三丁半。照依民丁門則徵納徭銀。後於康熙十九年。雨壞池垣甚夥。侍御曾寅以仍留鹽丁用供修築為請。

勅下撫臣會議。公覆再留額丁二千。專事禁垣。仍豁民差徭銀。恭奉俞綸乃於二十年爲始。各州縣均留均豁。逆報丁冊在案。故至二十七年。酌定按丁派工之例。止議渠堰。而不及禁垣者。以版築之役。另有鹽丁在也。

篇章

明朱裳撈鹽詩八章章四句 正德十年監臨

兩州十縣鹽丁萬餘。夏五六月臨池吁且。

臨池吁且。炎暑熏灼。且勤且懼。手足俱剝。

手足俱剝。亦既勞止。載饑載渴。亦既病止。

亦既病止。公事靡鹽。彼此相念。豈敢辭苦。

豈敢辭苦。不日不月。豈不懷歸。憲法明切。

憲法明切。無敢離伍。陟彼條山。瞻望父母。

瞻望父母。誰共饔飧。弱婦稚子。憂心如熏。

憂心如醺。何云歸哉。我心悲傷。莫知我哀。

昌臣曰。絜矩之道。好惡同民而已。然必知之而後能同之也。凡人無不好逸而惡勞也。乃爲民上而至拂人之性者。其故有二。一則知其所惡。而若爲不知者然。是忍人也。一則推心未能。而於民隱實有扞隔。是顢頇也。夫駪駪驄馬。問俗而出耳。民有疾苦。予大夫不知。誰則知之乎。撈鹽八章。字字從勞苦人心中寫出。字字從予大夫心中流出矣。予大夫真知我哀者哉。詩格不亞東山楊柳之篇。臣

節已符原隰甘棠之詠。嗟爾君子。共宜三復。不獨

在鹽言鹽已也。

掣放

課封引給。鹽數場分。亦既定矣。運司乃將商名引目帖下該場大使。俾其編號繕册。呈院請掣。掣期至。承載車戶。遵照定制。按引裝鹽。一引分裝二袋。每袋額裝百斤。以合每引淨鹽二百斤之數。挨次載赴禁門。報名。靜候場員掣放。合度者。門官依次搭扒剪角。鹽車魚貫而出。有餘不足。俱於車戶是問。科斷如律。鹽既出。中門者趨路村。東門者趨安邑。西門者趨解州。各有公廠在焉。本商收貯。然後坐商待販以洽。運商發地任賣。其中各有

章程。作合任之官牙。致遠力需夫脚。商自主之。而場員車戶。事同風馬矣。

掣鹽之法。舊例納課一錠。支在池畦鹽一百五十引。是時引價。額止三錢二分有零也。嗣後引價屢增。引數屢減。今浮加之課。奉

恩除豁。正襍通計存額。每引三錢九分稍奇。每課一錠應支在池畦鹽。一百二十引零一百一十六斤一十二兩八錢。是為定額。逐掣之日。以十引載於一車。為乘。以二袋算為一引。每袋連皮。均重一百二斤半。莫

百斤為正鹽。二斤半。乃袋皮耳。袋出車戶。謂備三場商鹽。每月掣各三次。中三。東六。西九。至斯無商一名。例放鹽車十二。仍聲錠引。一百二十之數。然後依次無容紊越。以消倖心。車戶攬載。序以公輪。但查車牌之數。派所載之鹽。有一牌在冊者。遇掣。輪載二車。較斤裝袋。皆彼任之。將鹽載至掣所。候剪引角。舊係分司掣秤。分司裁事歸大使。該場大使。督同門官。點袋較斤。斤如制。准其出場。候打門扒。再剪引角。入市交卸。中場者。詣運城東關公廠。東場者。詣安邑南關公

廠。西場者。諸解州東城公廠。商人每車。收鹽二千斤。盛鹽口袋。車戶膽帶而去。此三廠者。乃商販交易之所。非種支之場也。如掣驗之時。鹽斤短少。再稱一二袋以証之。倶少。則車戶餂鹽。有損商本。責治之。著令賠足。斤有多餘。亦再稱他袋以驗其心。倶多。則車戶夾帶情真。報司。詳院。鹽没入官。問罪。正罪之外。鹽仍車戶賠還。蓋罪過不涉本商者。以裝鹽料臺。悉委車戶。即有主使。亦坐車戶。聽彼自相幫贖。無俟持衡者之推敲。以生物議。且車戶自傷於令典。量無以身殉

入者矣此誠善法也掣放之鹽既入㕔矣鹽係運商者直局商頭揭所包州縣之扒於引上覔長脚領路票打更扒貲引發鹽詣所包處呈報有司驗鹽斤剪引角入店任賣賣訖引繳有司再剪一角季終繳院鏡中孔發司彙觧户部歲終鹽院察核完欠以定督銷者之殿最若係坐商之鹽亦將認貲州縣之扒揭定俟土販買運依次輪賣厰中各有官牙作合交易成按鹽分引引隨鹽行其打更扒領路票覔脚報驗繳引一如運商皆土販之事而坐商不與焉

考

車戶。明制四百二十名。赴池載鹽。商給工價。今中場車戶四百一十一名。東場三百七十二名。西場一百二十五名。共計九百有八名。各有車牌一面。裝載掣驗。按牌挨輪。不許攙越。

覔腳送鹽。有腳頭行十一名。攬運三省之車騾腳夫散處衆多。商家不能知其來歷。例令總攬以保無虞

牙子。開店作合。以主鹽販者。明季。三場散有店戶牙子二項。店戶上市作合。牙子招徠鋪販。崇禎間。革去

在戶獨用牙子我

朝康熙十三年查核止有中場二名東場三名西場一名共止六名現今中場一十四名東場二十名西場九名牙子共有四十三名之多作合人增亦足以徵雖法之漸亨也。

驗發扒記四式

門扒長六村灣一十三門各一。

康熙　　年　　月　　日東中西禁門驗放訖　押

招房在禁門用。

牙扒長三寸零。闊一寸。

押
東中西場牙人　領放

牙頭皂快。協同搨用。

州縣扒。長四寸。闊一寸。

押
其省某縣發賣官鹽引

商販同牙子到商局。銜商登簿搨用。

吏扒。長六寸。濶寸半

運司押

康熙　年　月　日

場　城門吏　驗放

中場者。在運城東關。東場者。在安邑南關。西場者。在解州西門。鹽已上車。即行經承之書吏驗明掛用。

司鹺條約　運鹽票式附卷末

河東都轉運鹽使司蘇　爲申明約法。以匡鹽政之

偏僻事。照得河東鹽務。屢因潦塌告災。商艱民困。每爲當事之所棘手。在昔本司佐潞纂平。亦旣見之眞。知之熟矣。繼而守土海邦。忽奉

簡克權篆。

聖天子不鄙無狀。而有是

命。敢不竭蹶圖報

特恩。在本司意念本於誠。政惟求實。爾三晉兩河。自應素暨茲將下車半載。無日不思益我商民。唯是姑息愛人。違道干譽。良非所敢出也。所有約法九章。或參諭本

古賢。而今視爲陳跡。或例在方策。而法以久玩生。或
事近細微。而所關頗大。或情格因循。而習焉不察。先
爲拓出。俱經詳
院。通飭在案。合再申示告誡。俾相遵守。以觀成效。庶
不負本司因時補救之意。須至條約者。

一車戶必核其實

睢鹽掣放。必藉車裝。乃今所苦。不在車戶之少。而
在車牌之多。何也。蓋有名未必有車也。牌名益多。
則車益少矣。顧戶以車名。無車而得以名戶者。又

何也。所以然者。載鹽赴掣。程則短而直稍豐。產無恒。强有力者。多厠名以爲美業。而且凌其儔類之懦弱焉。利更豐矣。遂至車一而僞報之牌名數十。牌牌盤駁。致一期之鹽。作屡旬掣放。貽運悞賣。害商彌甚矣。嗣後有是牌。必有是車。鱗次尾啣。以爲出入。除將現有之車。俱經驗定牌名。印烙登册。挨次輪裝外。一切攙託。立誓謝絕。此實

國課之盈絀關頭。斷不使公務誤於情面也。

一按限挨次交易

鹽出在場。凡商者誰不思賣。乃壟斷之夫。欲將販商。一網打盡。良商待價而沽。彼則販價誘販。良商任客相投。彼則把持遮接。甚至賄牙人。通販僕。惟圖速售。鹽業所以日壞也。今各按坐定州縣。以課錠之限。分爲售鹽之先後。挨次輪賣。價必從同。鹽必絜淨。如有以定限居奇、強掗低鹽。掯勒高價者、同夥之商。并受虧之販。立將持鹽赴稟。驗試果真。即提次限輪着者。以好鹽頂賣。此商販至末輪交易。務使強懦無虧。商販兩歸公道。

一坐商認地交易

商中商銷。固鹽法一定之通例。河東獨有官支不晉銷之坐商。止圖鹽貲出場。不問販來何處。遂通外方積窩。串賣伊鹽。借引照送鹽。到私窩。原引仍回。此爲官鹽私賣。引既回矣。乃有走遞積販備活引以照私者。更有欠引有司營虛引以開復者。復來買彼回引。此爲賣引空賣。鹽引既得兩售。價即減而利自多。奸商誠得計矣。豈思引鹽所到之地有運商者。私斥官壅。無運商者。小販衆足。場鹽亦

積宂之坐商運商俱受其害也今將三省食鹽地方與坐商之引通盤打筭按名撥配闔分認地交易不許攙越價禁低昂若仍引鹽兩賣則鹽路自塞量無此痴愚耳

一連票稽查土販

無商任責之地鹽必土販買運土販來自遠方無從考籍是以到場者通同奸牙市棍或全賒或半欠引鹽既得發賣者頗非所指之地而所指之地官吏並不知有此人買鹽無從收引彼遂匿以照

私。再至三至、則商牙漸熟、樂利通融。然究未識其居止圖里也、有賒無償、則商本虧、引迷難收、則考成累。私賣克斥、則官鹽壅、官商並害、事難枚舉。今設連環刊票、頒發州邑。土販必先請票、實填籍貫、取保存案、有司編號鈐印、給領赴場、商牙驗票交易、交成實填鹽數、後半截給本販、同引以行、前半送司。先發該邑、俾印官知彼已得引鹽若干。計期查驗。票禁賒誆、求販若無現銀、收票發回、知照另招販運、此票誆銷。

一等秤俱用官較

帀司之大準在權衡。鹾司之重務在掣摯。等秤畫一。則奸黠難施。權量之謹。所以爲治國之首務耳。三場自埸患以後。見短者。不無小利是圖。風俗之偷。亦郎鹽政之敝。今將三場等秤。俱較平準。刋鐫官押。平比廣馬。秤係禁門。自後五尺之童。可以適市。千里之客。能怠去鄉。使三省樂趨公平之地。鹽業不與舉乎。倘牙儈作奸。有私置等秤者。定置大法。許諸人執實以告。

一運鹽定立程限。

運送行銷。必需脚戶。彼則一二車驢。恃爲恒產。便可一生衣食。因是以無絆之身。每作托空之事。賭飲樂囊。無非以商鹽爲庄注。鹽缺。則摻硝和沙。鹽完。則兎脱獸散。商本竟歸烏有。迨至逍久露形。囊無堪抵。法無足加。即繩之急切。不過另攬一商之鹽。那新商以清舊商。彼仍脱然貨財之外。察其病根。由於行無正途。交無定限。逍遥河上。得遂其鬼蜮行踪耳。今將三省州縣。各亭路程。核其道里。定

以時日刋刻印刷粘於連環票上程道逗留所過地方不許容隱鹽到地頭有司驗收其票逾期者究問因由治以違禁之罪如有叵測遞解來司以憑問擬幷治脚頭保人

一鹽到照截引角

運鹽任賣賣畢然後交引此為定制蓋鹽到地頭引可交而不即交者恐有司得引已副考成遂置督銷於度外致稽商本此為商計也不知狡販以引在槖復出售私續運入店是鹽無完期引無交

期引無交期。私鹽亦終無完期矣。從來一引之上。州縣例截二角。一則鹽到報驗。驗明入店。即截一角。引仍還商。俟鹽完交引。再截一角。解院繳部。二角截有後先。使無三角之引。不能往復照私。並法原自周詳。乃今有司多昧此義。致使狡販作奸。轆轤轉運。嗣後將驗鹽應截之角。遵例截訖。引始交販俟賣。并將鹽到緣由。曉示界口。以杜重鹽入境。倘有司闒茸失截。私儎引滯。有悞正額。是自貽伊戚也。

一追逋分為十限

商鹽顆粒。無非血本。鹽價錙銖。皆關國課。自鹽場法廢以來。有不得不賒之勢。一入稜棍之手。即為烏有先生。商人代受敲朴。吞鹽即吞課耳。近今連環票行。賒支有禁。而已前之夙逋。每一州縣。多者數千金。少者不下數百兩。提追恐悞耕農。故設有稟告狀式。每歲四季具控。發本處有司追楚。奈事冷人頑。嚴催反嫌過當。即賢有司。亦未必無此私心也。今俱分為十分。一月以完一分為率。按期解

掣放

司給主抵課。十月可以盡清案牘。倘仍沉閣膜視。則身在地方者。乃欲陷商悞課。以邀奸民之譽。本司則何忍坐視孱商之就死而不一拯救乎。提欠棍。究經承。亦天理王法之所不得不然者矣。

一緝私專重禁垣

疏鹽之法。鮮有不以禁私爲先者。僉曰。境外之私鹽培入一引則商鹽必減一引之銷。獨不曰垣內之偷出一引私鹽。地方即壅積官鹽一引。况池鹽皆商本乎。凡募役之中。斗級責任守護於內。弓兵

責任巡邏於外。關役鎖鑰三門。各旣食其食而事其事。粒鹽斷難飛越矣。無如緝私之人。即竊私之人。禁私之役。乃縱私之役。此爲鹽場之通弊。又不獨解池爲然也。然解鹽斗形雪色。原非他產可混。遇有捉獲。顆粒亦自垣出。必加大刑研訊。從容入役。通同舞弊主發遣以絕心術之蠹。不得溯現獲人鹽之律。使之漏網。爲之者。役若民。大抵皆環池諸村也。巡員狥庇。一并參遂。慎之

卷字音釋

蠕音輭微動貌 楔槔渫臬二音為機以汲水之器

河東鹽政彙纂卷之五終